輕鬆一下

苦楝——橫遭嫌棄的優異校園樹木

邱志郁研究員 (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)

早春時節，苦楝樹紫心白瓣的小花攢簇枝條，洋溢清香。花團錦簇的光景，遠觀彷彿櫻花，卻又不似櫻花耀眼霸氣，婀娜氣質更似小家碧玉，溫婉可人。

苦楝樹又稱苦苓、金鈴子。耐瘠、耐鹽、耐風。堪稱兼具環境保全和景觀美化功能的絕佳本土樹種，適宜推廣成為防風屏障和行道樹。可惜在四季樹木常綠的台灣，苦楝樹冬季落葉的習性，較難以被民眾接受，甚至引發枯萎凋敝、衰敗不祥的聯想。加上苦楝的諧音，又類似「苦戀」、「可憐」。基於此等荒誕可笑和穿鑿附會的原因，許多人並不喜歡在宅院種植苦楝。

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」

苦戀，似乎就是要歷盡千悲萬苦，哭斷肝腸才算數。說不出的悲哀，一點一滴，慢慢滋生、殘破、凋謝，直到不見。然後再有一顆苦命多情的種子冒芽，輪迴千古宿命。

苦楝，佇立千夜萬夜，牽掛千葉萬葉。唯獨有心人才能悟出這聲苦，聽出這聲悲。

這份執著，不只是男女情感的悲，也是對於執著事物存在的愛戀。千年前如此，而今亦然。對於個人情感、社會制度、政治理念，形形色色不同的悲願、難以兌現的憧憬，都可算是折磨一生的苦戀。

三種臺灣本土常見的樹種，樹幹表皮皺摺紋路，刻畫出各自的個性和品貌。

樟樹——工整挺拔底韻渾厚的楷書。

楓香——瀟灑淡定妙趣飄逸的行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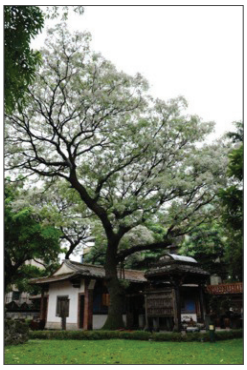
苦楝——淚跡斑斑不知所云的草書。

這款草書，落筆看似無由起頭，收筆又流於無蹤。絲絲入扣的神韻，契合了苦楝詩樣的名字。一行行斑紋，幽幽細訴一頁頁令人費解的滄桑。含蓄駑鈍的言語，講述無人理睬的心情。在不起眼的角落靜靜自生自滅。只有花開時節，才偶或有人駐足驚艷。

即便是單純的研究工作，亦復如此。沒有站對位置，未能跟上流行風尚，就要淪為被淘汰的命運。只要有意義，日後終可還歸價值——就憑著這份空泛的信念，攢湊貧弱的資源，孜孜矻矻捍衛一小片天地。

苦楝，樹形秀麗不亞於櫻花，卻比櫻花還要珍貴。因為苦楝是道地的本土樹種，不會有水土不服的缺點。苦楝可說是囊括了庭園樹木的所有優點，諸如樹美花香、綠蔭濃厚、花朵果實可招引蜂蝶鳥雀，饒富生態意趣。況且，苦楝樹根本就是臺灣人吃苦患難、堅毅耐勞的寫照。就算資質、處境欠佳，咬緊牙關努力苦練、再苦練，終必有出人頭地的機會。苦楝，不應該只是一味標識「苦戀」、「可憐」的負面悲情成份。苦楝樹具備適應不良環境的優異特質，本來就該積極推廣種植。加上「苦練」的文化意涵，是可提升成為激勵國人奮發向上的表徵。破解了傳統頹廢的迷思，苦楝不該只能委屈困守在惡地瘠土，而是應該更陽光、更燦爛地進駐各級學校、文化藝術中心、體育館、圖書館、研究機構。

對於土地一往情深的苦楝，是否有緣中研院，一場轟轟烈烈地苦練？



圖一，苦楝老樹兼具景觀特色和文化意涵，搭配古蹟相得益彰。（拍攝於板橋林家花園。圖中拙作「苦楝」摘自《笠》詩刊第 285 期（2011）。）

圖二，苦楝，院區內的生態池邊是有著唯一的一棵。至於院區西北側四分溪畔的苦楝樹，則是歸台北市政府管轄，並不敢寄予過多期盼。錢太多、氣太短，一向是台灣公務機關的通病。拍攝於本院院區內的生態池。